

# 怎樣寫作

魏金枝 著

---

---

— 書 叢 生 學 中 —

怎 樣 寫 作

魏 金 枝 著



上海 珠 林 書 店 出 版

---

---

怎 樣 寫 作

—— 中學 叢書 之一 ——

主 編 者

俞

荻

著 者

魏

金

枝

出 版 者

珠 林 書 店

上 海 恬 嶺 路

發 行 者

楊

克

齋

人 安 里 十 六 號

版 權 所 有

不 准 翻 印

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八 年 七 月 初 版

每 冊 實 價 三 角

## 中學生叢書序

在救救中學生的呼聲裏，我們編輯這套中學生叢書，供給中學生清晨黃昏，寒暑假期間閱讀研究的資料，不是學趕時髦，也不是想趁火打劫，加重中學生精神上的負擔，到想本着我們十幾個人的小小見解，以爲將近十五年來與中學生晨夕與共的經驗，在這樣民族解放的偉大時代中盡些應盡的責任。

中國現行學制，不合國情，尤其是中學階段更多不合理之處，這是早經教育家指出的事實。但是教育部倘若在一年半載中通令全國把全部學制改變，不但會把部令當做具文，甚至會鬧出更大的岔子來。所以我們對於教育部逐漸改變中學辦法的原則是表同情的。怎樣能夠做到逐漸改變中學辦法呢？最主要的，也是最容易做到的是逐漸變更教材，用正確的，合乎時代的，激發民族意識的材料來代替過去陳腐的教材。

本叢書的主要用意就是：「供給中學教師正確的指導參攷材料，供給中學生合乎時代的閱讀研究材料。」

一個人的個性與志趣在中學生時代已經漸漸能夠獨立表現出來，所以比較進步的中學，不但學科富於彈性，一切教材都富於彈性。各科教師盡量誘導學生愛好各門功課，但選擇之權，讓中學生參加自己的意見，我們編輯本叢書就本着這個原則的。我們希望中學生於試探各科之後，選擇最愛好的一科，用本叢書做個引子，做終身研究的開端。

在不久以前，全國中學流行兩種風氣，一種是訓練學生絕對服從，美其名曰紀律化；另一種是養成學生渺視一切的態度，美其名曰清高風雅。這兩種學風都有害於今日的中國。我們相信只有在民主化制度之下，青年人更能活潑而遵守紀律；只有刻苦耐勞堅韌不拔的青年，纔能負起重大的使命。我們十幾個人平時辦中學就是本着這個主張，這次編輯這套叢書，也絲毫沒有變更我們的主張。

有人以爲薄薄的五十冊叢書那裏會發出多大的影響。我們知道一顆驚天動地的巨彈也只用極細的引火線。因此我們不但希望本叢書可以拋磚引玉，並且是一顆巨大地雷的引火線，引起全國青年和青年教師無窮盡的力量來，共同爲着解放民族建設中國而奮鬥，努力吧，我們的同工和可愛的青年！

# 目次

- |     |       |   |
|-----|-------|---|
| 第一章 | 聖人和壞坯 | 一 |
| 第二章 | 發掘和鞭辟 | 三 |
| 第三章 | 偉大和藐小 | 三 |
| 第四章 | 鑒賞和創作 | 五 |
| 第五章 | 長篇和短篇 | 四 |
| 第六章 | 開頭和結尾 | 五 |
| 第七章 | 具體和和諧 | 六 |

第八章 省略和凸出……………八〇

第九章 圓滿和缺憾……………九〇

第十章 詰責和補充……………一〇〇



# 第一章 聖人和壞坯

把人類分爲若干等級的偏見，真是『自古已然，於今爲烈』。在古代，以我國言，先有孔子的『上智與下愚不移』論，這已明明爲上智說話，打定了治者和被治者命定的基礎。但在封建制度盛行的當時，也即是說，在人類文明不普遍的當時，上智自有其統治的能力，有值得謳歌的地方。不過所謂統治能力，並不和當時世襲的君位系統並行，所以，不知多少的昏君暴主仍站在人上統治人民，而若干具有上智的人，則或因沒有機會受到教育而埋沒，或因受到飢餓而死亡，或因無由上達而隱淪，這現象，已和『不移』論的本意，大相矛盾。以孔子本身爲例，就是這矛盾下的犧牲者。然而他既在這矛盾下生長，自然也得上在這矛盾下自結其果，可是偏偏一面慨嘆着『小人與女子爲難養』，一面又說『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。』桓魋雖沒有殺了他，他到底被許多

的桓魋所制扼，而悒悒以終。這正可以說上智到了這個時候，不但已經統治不了這些下愚，下愚且竟有能力來統治上智了。過了不久，孟子便提出性善論來，他不再提上智和下愚這些話了，祇把一切人放在同一基點來看，因此敢說，昏君暴主爲『獨夫』，并說許行於陵仲子的不是了。這一進步，它的好處就在於把一切人放在同一地位上，對一切人用同樣眼光去看他。然而人到底因爲環境的不同，而各有立場，斷不能因爲看在仁義兩個字驗上，就放棄了一切鬥爭，要他們放棄鬥爭，除了打破造成『上智下愚』的社會基礎以外，別無辦法，所以孟子也曾提出恢復古代的井田制。不過提議有什麼用，槍柄到底是頂有力的。可是從理論上說，孟子這條路線是對的，祇是因爲時勢所限，不能立時辦到，所以孟子也就帶着他的主張死去了。儒家們本不全和孟子一般見識的，於是荀子就出來主張人性是惡的。因爲是惡的，所以仁義固然應當提倡，但必得強制執行。可是人性既全是惡的，到底叫誰來執行呢？依荀子的見解，以爲若干已被化成了的人『君』和『師』去執行，再用政府的力量來制裁。這種說法，本來有着矛盾。

因爲既承認了惡，則惡當是本質的，那還能改造。再則倘叫這些已教化成了的人，去和許多天生的惡者打淘，不怕又由習染而還復原來的惡麼？然而這思想竟在當時大行起來，還由此而產生另一系強苗有力的法家。按其原因，無非既承認人性是惡的，那麼壓迫乃爲當然的手段；已教化成了的人，既有率教的權力，自然也有作法統制人民的權力。這對專制帝王既說得過，對一些上智也說得過，於是就由此大通行起來了。到了漢朝，不但應用法家的法來大加殺戮，同時還象養些不倫不類的儒家，大談陰陽五行，彷彿君主的弄到王位，就是天意，天意早在幾百年前就知道漢朝要出來的，於是一切初民荒唐無稽的調言，竟大盛特盛。半給儒家佔爲己有，其外一半，就化身而爲道教，把上上下下的人民，統蒙在烟霧下面。以後佛教的傳入，會給了中國文化以若干影響，雖流傳到現在，已失其精華而贖了糟粕，可是因果報應的說素，終究還比那些道士化的儒家，江湖化的道士高明得多。不過因爲三教同流得很久，所以也便混纏不清了。

直到現在，這些胡說，還在社會上佔有極大的勢力，祇有其中最小部分的人，總算

受了新來科學思想的洗禮。但其中仍有若干人，在表面上雖裝做不信，口裏也會喊：『自由解放。』實際上還不能掃除了他們心底裏的陰影，祇可說是穿了衣服的僵屍。所以城隍廟和虹廟裏，儘多那些穿了西裝高跟鞋在燒香的小姐太太們，大學裏儘有些反對平等民主的男女學生們。另一些機械的唯物論者，當然算比前兩種好些，但其錯誤也很多，甚至以爲無產階級裏都是些聖人，而資產階級裏，則盡是壞壞。尤其在文藝界中，尤多這些堂·吉珂德式的武士。文藝中人所犯的毛病雖然很多，但以我看來，即不犯其他的毛病，單單這個堂·吉珂德式的武士精神，也足夠阻礙文藝前途的發展而有餘，因此我在這裏將它特別提出。

據我的見解，這種見義勇爲的精神，其用心原屬正當，可惜這祇是一種成見，無補於事的成見，用這種尺度去尋覓典型，我們雖然也可以尋出幾個不完整而少數的典型出來，可是事實上，人是一種能變動的動物，斷不能依着這麼簡單的形式去限制它，保無其他類型的人出現在世上，更不能用這麼絕對而固定的性格去代表一切人類。

人類既不能依着我們的空想做人，我們的空想也不能拿去代表人類，因此這種虛擬不現實的公式，自然還是放棄了的好。但一些很有點勇氣的人，偏借了文以載道的幌子在活動，以為如此下去，必然可以感化若干人，可引他們向光明的路上走，雖不成功，但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，總是不死的。其中膽小一點的呢，則恐怕說了有產者的好話，而被人稱為走狗，若說無產者的壞話，則必被罵為叛徒，於是故事的方式，就被限定於以下三種類型中：

(一) 是稱贊無產者的革命偉大，勇敢仁慈，或則訴說他們的苦痛，悲慘。

(二) 是呪罵有產者的不革命，幻滅，淫亂無恥。

(三) 則兩相對比，以這一個的惡，襯托那個的善。

這三種格式，猶如算學的公式，互相抄襲，在這種情形下，想求文藝的昌盛，必定少有希望的。

其實，我們應該承認，人類祇是這麼的一種，其性質並無如何差別，說它是善也可

以說它是惡也可以，再說它無善無惡也未始不可，一句話，它就是這麼的一種。在它的感受性方面講，染紅固可以，染黑也無有不可。可是在反撥性方面講，它也可以丟了伙伴向上爬，也有甘願去了安樂跑到地獄中受苦去的。在這麼繁雜的人的色相中，我們固不必單取其中的一種，用它來證明你的見解的正確，也不必單拿其他的又一種，去證明別人見解的不正確。倘這麼各持己見，正如孟子的獨持性善，荀子的獨持性惡。也譬如在房裏掛一塊布，左面的人，把布向右推過去，而說左邊有全室那麼大；右邊的人，當然也可同樣動作，說出同樣的理由來，可是房子還是這麼一間，並不見大，那麼究竟是那一邊說得對呢？所以，孟荀的性善惡論，和新的聖人壞壞論，都是一樣的不對，我們得重新去找一個新的論據。

新的論據是什麼呢？我以為我們不妨把它說得遠大點，同時也該具體點。

所謂遠大點，我以為應該從化小我為大我着手。小我的足以造成人類的不安與殘殺，已為一般所公認的事。因為，我們所處的地球，（即說得大點，以我們所處的宇宙

而言) 它是一個整體，猶如我們的全身。一個指頭，一個牙齒的損失，無不與全個的身體以影響。惟是人類對全宇宙的感覺，因為比例差數太小的緣故，所以不大覺得；同時宇宙對於一個人的比例差數更太小的緣故，所以也沒若何重大的變化現象發生。但在正確的數字上看，沒有一個人敢武斷的說個人和社會沒有影響。且若綜合的來看世界，則在這個世界上，單以每日因飢餓因殘殺而死的人，一定已有一個很大的數目。即從相反的一面看，那因不合理的歡樂，淫亂而死的人，其數目也必不在少數。再總括全體來看，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，是過着安樂的生活的？單以歐洲這天堂來說，祇少在現在，弱國的人民都在擔憂被侵害，強國的人民也因相持不下而夜不安枕。這種恐慌的現象，固然不是我們的筆墨所能寫得完，但追根問底，也不外各個小我自私與爭奪的結果。可是正當各個小我互相爭奪的時候，我們或為成見所拘，或以為微小而不注意，所以並不覺得如何的不安，但若總合來看，則其結果已如上述。若用顯微鏡來察看，則我們的面貌，又正如一塊肺病者所吐出的痰，其中的微菌，正是游泳上下而不知其

數，所以，除了行屍走肉的人以外，倘都能做一次全般的或仔細的考察，我們自當不寒而慄。在這裏，我們自然也可以這樣說，受苦得最多，和體驗得最清楚的，容易覺悟更因為覺得苦痛的壓迫過甚，也容易使他們不惜犧牲，挺身而謀改革。但我們斷斷不能忘記其中的一項，也就是最重要的一項，即體驗得最清楚的人，他們才會知道改革，不然的話，雖然受了困苦，他們也還會走到各種各樣不正常的路上去，以加深他自身的困苦。反之，受苦最少，而且現在是過着安樂的生活。這在大致上說，自然也越會麻木其對於人類同情的感覺，可是也難保他們不對世界現有實際情形，去作澈底的瞭解，這一類型中，除出家修道的釋迦托爾斯太以外，即以唯物論的創造者馬克斯，何嘗不是一個富裕家庭的子弟？若照機械論者的看法，這便屬於不可能的了。再以我國目前的情形論，因為忱於大患當前，雖然很多的富有者，仍漠視着這一生死存亡的關鍵，可是不可否認地也有不知多少出身於知識階級富裕階級的人，捨了他們的身家性命，不顧一切而衝往前線。雖然我們這次的抗戰，乃是民族革命，而不是社會革命，可是一口咬



定某一階層人的革命與不革命，這就不免仍是一種命定論。

所以具體地說，我以為應從認清人的本質上去入手。對於人類的本質的誤解，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，不由於玄學的爭論，即由於對唯物論作了曲解，我們倘再從這種觀點去說明，不但徒然，而且會引起更多的誤會的。所以，我以為要瞭解人的本質，我們應從生物學、生理學、人種學、優生學等等切實的科學上去研究。雖在這幾種科學上，牠們雖也告訴我們人與人間有着若干的差異，但也告訴我們若干差異的並非不可因改良而進化，而若干不能改變的差異，也並不對於人與人間能起多大的障礙作用。我們若從這樣的立場上出發，則上智下愚，性善，性惡等玄學的見解，自然不攻而自破，即宗教家的想把人類放在神權下，專制帝王的想把人類放在君權下的各種謬說，以及白種人的人種優劣論，都將在這一論據上擊得粉碎。不但如此，我們還可在這種根據上養成人類的自信心，使一切階層、種族的人們，消除了彼此的隔膜，各具一種建設的信心，而努力向上。所以，我想奉勸諸位文學青年，除了文藝的書本以外，還得讀些我上